

雲大往事

◎ 主 编 游庆章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雲大往事

主 编 游庆章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大往事 / 游庆章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482-0234-9

I. ①云... II. ①游... III. ①云南大学—校史—史料
IV. ①G649.28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71072号

责任编辑: 周永坤 王 磊

装帧设计: 周 旻

雲
大
往
事

主
编
游
庆
章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0234-9
定 价: 30.00元

地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云大往事》编委会

主 编 游庆章

副 主 编 赵子诚 田黎萍

执行主编 段 勇

序

云南大学自其前身东陆大学于1922年12月8日宣告成立，1923年4月20日举行首届学生开学典礼以来，已走过了88年的历史。这88年，正值我们的国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从20世纪初开始，中华民族就为铲除帝制、统一国家、抵抗外敌入侵、实现人民解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为探索一条民族复兴之路而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和沉重的代价。伟大的中华民族终于在战胜敌人和战胜自我的苦斗中，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逐步走向繁荣富强。而这一期间，我们云南大学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许多艰难曲折，凭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追求真理的坚定与执著，出色地完成了服务社会和发展自己的双重任务，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大学。

《云大往事》是老同志们记录自己在云大亲历、亲见、亲闻之事的文集。阅读这些文风朴实、言简意赅的文章，会让我们对云大历史有更多的了解，会让我们从中得到很多启迪。衷心感谢为本文集撰文的老同志和曾经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类似文章的老同志，以及曾经通过口头或文字方式向学校建言献策的老同志，他们让云大的后来者敬畏历史、尊重先贤、保持理智的头脑、牢记自己的责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回首往事，是为了以史为鉴，做好今天的事。云大的今天，是一代代云大人薪火相传、不懈奋斗

的结果。甚至，我们还承继了1499年以来云南贡院的文脉和为国求贤的传统，深厚的历史积淀使我们的东陆园学养醇博、灵气氤氲、人文璀璨，让每个云大人感到骄傲与自豪，并使八方来客肃然起敬。然而，学校未来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要使我们的学校始终基业长青，还需要云大人始终如一地继续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一代人有一代人特定的责任，正所谓历史的人，做历史的事，不欠历史的债。现阶段，学校根据已有的基础和条件，提出了建设区域性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挺进全国高校50强的发展目标，这是一个符合云大追求卓越的优良传统的目标，也是一个自加压力、难度很大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学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实施“211工程”三期建设、呈贡新校区建设、学院制建设，全面加强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工作和加快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等。但是，说到底，云南大学的发展，取决于师生员工的工作、学习状态。当每个云大人都把自己应做的事情做好时，学校就能顺利发展。我真诚地希望我们全体云大人能从历史往事中汲取经验，能在展望未来中获得力量，努力做好今天的事，全力推进云大的发展。今天的事，就是明天的往事，但愿我们在明天回首往事时，多一些经验，少一些教训；多一些欣慰，少一些遗憾。我坚信，有着优良传统和理想追求的云大人，一定会把云南大学办得越来越好。

刘绍怀

2010年5月21日

目 录

序 / 刘绍怀	1
峥嵘岁月篇	
六十年间搬家记 / 张文勋	3
时光倒流五十年	
——记云南大学的学习生活 / 良 振 成 志	21
一段苦涩而又回甜的记忆 / 李丛宗	35
初来云大散记及其他 / 蒙树宏	43
难忘的历史足迹 / 许劲知	49
往事的记忆 / 张宗祐	53
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 / 何文贵	57
难忘我和云南大学的情缘 / 赵瑞芳	60
峥嵘岁月忆母校 激情难忘我入党 / 易 敏	67
我在云大的最初几年 / 蔡 葵	77
忆云大“工警夜校” / 肖 才	80
时光流逝 往事难忘 / 于世芳 金 坚	83

嘉美年华篇

- 87 退休贵有好心态 老有所为有所乐 / 易 敏
- 92 抚今追昔归途路 祖国恩情永不忘 / 陈炳锋
- 99 难忘师生情 / 彭佑娴
- 102 难忘的一天 / 吴多胜
- 104 回忆与展望
——从亲身体会谈云大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片段 / 刘学愚
- 113 两位日本教授和云大 / 蔡 葵
- 116 我74岁出席了世界法理学（IVR）研讨大会 / 屈 野
- 124 “开创性”的起步 / 马文林
- 126 团结向前 / 刘 洪
- 128 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感 / 杨光俊
- 129 诗三首 / 赵翊乾

风云人物篇

我三次见到周总理 / 朱惠荣	133
我印象中的刘文典先生 / 杨一兵	139
记陈赓、宋任穷两将军专访云大 / 张 传	142
我见到周恩来总理 / 丁宝珠	148
熊庆来是推动云大初期大发展的功勋教育家 / 章永真	155
高治国、李广田主校时期的回忆片断 / 陈旭光	163
难忘高治国校长对原卫生科的重视 / 李云鳌	166
云大往事回忆 / 毛德伦	169
云大老园丁又一人 / 颜洪恩	174
鹊巢，活力教授九幢601 / 颜洪恩	177

动感云大篇

期 盼 / 柴颜真	183
-----------	-----

187	小河淌水与会泽院 / 颜洪恩
190	缘·育·情 / 孙焕仙
195	云大网球场记事 / 方德昭 肖 才
199	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云南大学体育运动回顾 / 万朝顺
205	后 记 / 编 者

峥嵘岁月篇



六十年间搬家记

张文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云南宣布和平解放，我和另外一些同学，奉组织派遣到起义部队暂编十三军工作。那时我正在云南大学读书，人民解放军军代表到部队接收后，我和一些同学回校复学。1953年大学毕业后留系工作至今。可以说，我参加革命并在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已整整六十个年头，和新中国同步走到现在，我亲身经历了共和国的成长和发展的六十年风雨历程，也是我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历程。六十年间所经历的事，有的还历历在目，但有不少已淡忘了，唯有与衣、食、住、行直接相关的一些旧事，总是会留在脑海里不会忘记，其中特别是与住有关的记忆，更觉饶有趣味。正当国庆六十周年之际，我不禁又回忆起我在这六十年间多次搬家的情景。我这里说的搬家，当然是指我自己有了一个家以后的事，不是指我从小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家，因为我离开故乡的老家之后，一直在学校读书，住的是学生宿舍，直到我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才有了我自己的真正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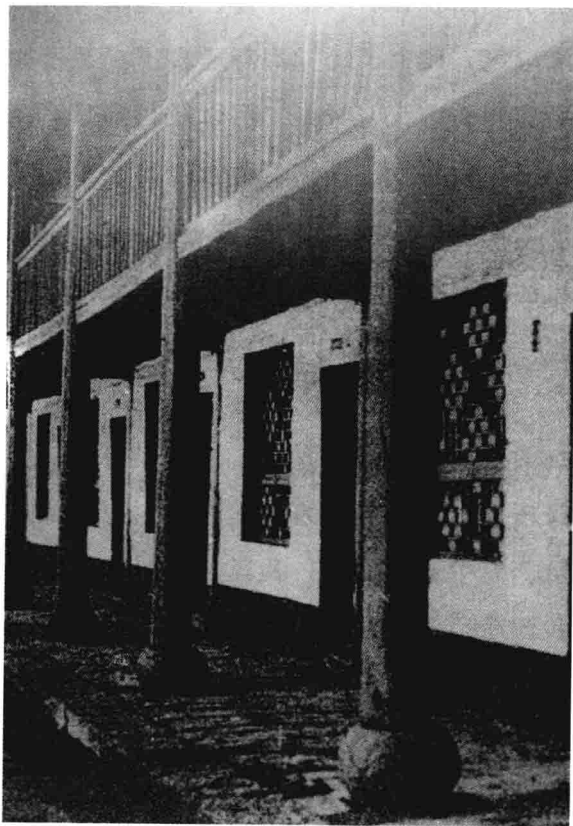
第一次有了我自己的“家”

1953年7月我从云大中文系毕业了。那时候的大学毕业生都由国家统一分配，不愁找不到工作，但也没有自己选择职业的机会。“服从分配，党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这是当时大学毕业生共同遵守的誓言。毕业生分配方案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的，学校的任

务是按方案的名额，把毕业生一个不少地分配完毕。当时是全国统分，大学毕业生数目很少，优先分配到急需的单位。我们班的同学除极少数几个分在昆明外，都分到全国各地，比较多的是分配到北方，如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等，分到重庆等地的也有。自己会被分配到哪里？事前都不知道，也不容打听，直到全校毕业生集中到大课堂听宣布名单，大家才知道各人的去处。我的名字在最后一个宣布，才知道是留在中文系工作，当时还羡慕那些分配到北京的同学。第二天，同学们就背上行李，戴上大红花整队出发。学校举行了欢送大会，气氛热烈，我也和大家一样走出校门，等同学们都走完了，我才独自一人回到宿舍。那时我住的是西宿舍（学生宿舍），是土墼墙小矮平房，一间房最多八平米，住四人，两张上下床。同宿舍的同学走了，空荡荡的，不习惯，似乎有一种失落感。过了两天，学校给我分配了宿舍，由西宿舍搬到东宿舍，和历史系毕业留系的一位叫刘光武的同学同住一间宿舍，这间宿舍估计只有六七平米，里面已支好两张单人床，两个木板小书架，一张书桌，两把靠背椅。好在刘光武同学家在昆明，不进校住，所以这间宿舍就归我一人住了。那时虽然我还是单身一人，但这间宿舍已算是我的家了。

说起我的第一个家来，倒也有许多美好的回忆，这间可称之为斗室的房子使我离开家乡以来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而且这东宿舍还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它原是清代贡院科举的考棚，现在是昆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分配到这里住时，大家都缺乏文物的观念，只是当做破旧的老房子使用。但由于这一使用，在后来学校扩建中未被拆除，一直保护到现在，成为国内少有的科举考试遗留

下来的珍贵文物古迹。我住的那间号房为楼下101号房，北向，室内小而阴暗，整天晒不到阳光。但我一个人有一间住房，已经很满意了。一个穷学生，刚毕业就有工作，有住屋，家具很简单，都是学校借用的。书架很小，但也没有多少书籍，没有钱买书，读书靠图书馆，自己连装旧衣物的箱子都没有，所以屋子虽小也不觉得拥挤。没有阳光也无所谓，平时上图书馆，冬天早上太阳出来，就泡一碗茶，抬一把椅子，到室外的柏树下晒太阳。这里有一块空地，种有几株柏树，也许是清代遗留下来的吧。没有考证。但看树身之高，树干之粗，绝非近代栽培之风景树。暖洋洋的冬天的太阳，郁郁葱葱的柏树，徜徉于其间，喝茶看书，倒也别有一番情趣。路西边就是至公堂，是当年主考官监考阅卷的地方，雕梁画栋，庄严肃穆，可以想象当年科举考试时，外面竖立着“回避”“肃静”的大牌，考生们一人一间号房那种紧张的气氛。据说考棚号房



贡院一角

里，当年曾有过因写不出“八股文”而上吊自杀的考生，这虽然是传闻，但贡院考棚的严肃而带有几分恐怖的气氛是可想而知的。我大学毕业后有个自己的“家”正好就在考棚西头的第一号房里，虽说是巧合，但现在想起来，也算是不离斯文的一种缘分吧！

东宿舍（考棚）的前面，有两小幢土木结构的楼房，大小高低构造完全一样，可称为姊妹楼。东边那一幢，曾先后为熊庆来、李广田两位校长的住宅。西边那一幢是中文系办公室，为了方便工作，我又从一号房间搬到楼上面向中文系办公室的226号房间。这间房子的面积和一号房一样，但是南向房，光线好，又在楼上，避开潮湿气，读书、睡觉都舒适多了。系里如果有事要我去，只要推开后窗叫一声我就听见，可以及时到系里。我当时任文艺理论教研室秘书，教研室主任张若茗教授的助教。其实我在这个“家”也只是住了几个月。1954年4月间，学校选派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进修班学习，一去两年，我的这间小宿舍也就暂时上锁关闭了。

婚后的新居

1956年从北大学习归来，正筹备与兰平结婚，嫌宿舍太小，但又难觅新居。正一筹莫展之时，中文系的同事杨允中讲师帮了我的忙。允中君丽江人，我读大学时，他是助教，曾批改过我的作文，我留系后又同在一个教研室。后来他负责编辑校报《云大》，又请我协助他编报，有一定交情。当时他在教师单身宿舍有一间宿舍，大约有八平米，较宽敞，东西向，光线也好。他已结婚，在校外住，这间宿舍很少来住，他就叫我搬到这里，也不要办什么手续，就是寄住吧！这幢宿舍在学校建新图书馆（逸夫楼）时拆除了，但

在我的记忆里还是那么清晰。当允中君说把这宿舍让我暂住时，真是喜出望外。那时搬家很简单，不用车马，只请友人稍为帮忙，因为桌椅、书架原来已有，床也不必搬，一包衣被行李，几本书，简单的生活用具，来回一两趟就搬完了。当然这个时期的生活比刚毕业时是更好一些，56元的工资已变为62元，虽然没有什么积蓄，但书架上的书多起来了。

为了新婚，去螺峰街旧家具市场买了一张双人床，可以拆开，活动床板，有可以挂蚊帐的木架，那些木料挺坚实，估计是好几十年前的旧床了，没想到我买后又用了几十年。那时对我来说，这算是最好的家具了，尤其是新蚊帐挂起来，显得特别气派而新鲜，这八平米的卧室突然也显得堂皇起来，再加上那两个小书架上摆些书，书桌上放结婚照（很朴素的黑白照），配上笔筒、笔架之类，更显得雅致而舒心。也许，这就是我当时感到最惬意而温馨的家了。小时候住的是破旧的农家院，读中学以后，一直住的是集体宿舍，衣被也很简单。后来有了这间八平米的新房，也觉得心满意足了。我们住的这一幢房子在校园正中心，西面是球场、大礼堂，早晨就到屋下做健身锻炼，双杠、单杠都要玩玩。东面是四合院，是教学区，四合院北面就是教工食堂，我们就在这里吃饭，很方便。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日子虽然清贫，但精神上是愉悦而幸福的。

我和妻子在这结婚新房住的时间不到一年，1957年，我的大女儿即将出生，非得请学校房管科为我想办法，换一处可以住保姆和可以烧火煮饭的房子。房管科的负责同志表示理解，问我是否愿意搬到学校大门外青云街的一套当街的小阁楼里，一间楼房，楼下有一间小铺面，可做厨房和吃饭之用，如请保姆也可搭床做卧室。